



剧本杀入戏太深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杨杰

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另一种人生，你可以是马戏团的美艳女魔术师，也能变身谍战片里的情报科长，甚至是三国时期的一匹马。在年轻人周围，剧本杀正迅速扩散，全国店面已超过3万家，多过肯德基。

在北京高碑店的仿古建筑里，1公里范围内有二三十家剧本杀店。一家店主指着自家东面的墙，靠这边能连上这家的WiFi，又指了指西面的墙，靠那边能连上那家的WiFi。

这片北京CBD以东的土地曾以小型文化、传媒公司众多而著称，一排排仿古建筑，俊男靓女穿梭其中，有人笑称，这里谈论的是动辄不低于一个亿的项目。现在，这里的热土明显冷却，被另一种寻找凶手的氛围浸染，盛产业余戏精。

万物皆可剧本杀

剧本杀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在一个故事里有人死了，玩家扮演不同角色，目的是找出真凶。

如何形容年轻人的痴迷呢，在高碑店最早开剧本杀店的王希说，玩家最上头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布景的道具床上。她的剧本杀店里备有一次性拖鞋、牙膏牙刷和卸妆水。

忠实客户在晚上下班后，背着电脑奔赴而来，在一张大木桌前一边加班，一边等人齐。一个人在家也无聊，在这躺着仰着，没人管。有时候人没到，外卖先到了。甚至有剧本杀狂热分子专门搬到附近住。

这里的房子属于高碑店村民。夏日午后，大妈们戴着红箍在伞下聊天，谈论过去车间的故事。男人们在通惠河边安静钓鱼。高碑店是辽金时代的漕运河码头、皇粮商品的集散地，村里旧有娘娘庙、将军庙、龙王庙，现被新修的亭台楼榭取代，像是小型的影视基地。

以前，仿古家具的风吹到这里，建起一条街，至今响着红木家具，亏本清仓，老板要钱不要货的喇叭声。后来村民盖起四层小楼，文化、传媒公司相继入驻，创意飞满天。

现在，高碑店上空最新鲜的话题属于剧本杀。陪她看电影，不如陪她演电影。剧本杀是自己无法亲历的故事，年轻人喜欢去体验。一家剧本杀店的老板龙欣说。她2019年在此开店时，同行不超过3家，现在多了10倍。龙欣同时经营一家传媒公司，跟剧本杀店共享一处空间。玩家的游戏室里有大桌椅、白板和纸笔，也是影视开发制作的会议室。

剧本杀是人性的试验场。一场几个小时的局下来，嬉笑怒骂、排斥、争斗、算计、暗战全有了。两个熟人前一秒还在聊着八卦，同一开始，眼睛一翻，立马变脸，猜忌着对方的真实身份。玩家互相搭梯子、互相拆台，上演黑暗丛林法则，争夺决策权。

剧本杀也是一场社交游戏。店主王希出生于1991年，干过家装、调酒、孵化



3月22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一处剧本杀门店内，剧本杀主持人在向玩家讲解剧情。

视觉中国供图

器和媒体，还有北京新认识的朋友都是客人。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没回家，王希邀请朋友们一起在店里跨年，她洗了一大盆韭菜，大伙围一圈，择韭菜。

有人在店里相识、成为情侣、求婚；有人在剧本前给朋友过生日；有玩家主动帮忙在实景里扮鬼，用冰镇饮料把手冰凉，再偷袭客人。

随着剧本杀在年轻人中的流行，大量剧本火急火燎地撒向市场。剧本大多通过展会购买，每个月8场，每场有150个剧本，内容与时俱进。比如疫情阶段有《疫不容辞》，还有《赘婿》《王者荣耀》改编的剧本，连《喜羊羊与灰太狼》都能开辟出一场生死搏杀。

开个店 年入500万元？

店主王希觉得，大量剧本杀新店是随着一条开剧本杀店年入500万元的短视频入局的。

赚一波快钱。王希说，有的店家连剧本的类型都没分清就急着开店。一个开过清吧的朋友轻蔑地表示，这不就是社交。

仓促组建的剧本杀局状况百出。新手和老手在一起，老手说什么，新手都不相信；有玩家坐着不说话，自己在手机里搜索答案；还有人在玩的过程中急眼了，摔本就走；有的情感本，女生哭得一塌糊涂，同局的菠萝头（指不容易代入的玩家）丝毫没有波动。

王希是剧本杀资深爱好者，我们这代人，很多是《名侦探柯南》启蒙的。2018年，她在高碑店开了第一家剧本杀

店。隔壁的房子还没装窗户，广场也是一片废墟，外卖店是一片荒芜中唯一亮灯之处。

这两年，她见识了行业的火爆。你肯定不知道剧本杀的展会什么样！展会上，没有宽阔的大厅和主题演讲，也没有并排陈列的展台，约200家剧本杀发行公司占据一个个酒店单间，门口竖着易拉宝，门外是人群。

参展的剧本没有精美的印刷和包装，只是一省A4纸。买家从中午开始，到次日凌晨6点，进入一个个房间抢夺这些纸。深夜一两点，为他们送餐的外卖员还在电梯间排队。有的店家抢不上试玩，只能打听口碑跟风购买。一些限制数量的独家本，店家要在网上拼手速抢货。

王希测算过，开剧本杀店年入500万元，在北京这种城市基本不可能实现。一场剧本杀动辄三四个小时，北京太忙了，租金、人力成本也高。

今年4月，二手交易网站上以剧本杀店倒闭了为理由转卖剧本、道具、门店桌椅的数量较前一个月增加了110%。现在才开店的人很多不懂这个行业。王希说，稍微懂一点，应该知道上游的发行成本低、利润高，更赚钱。

转型 转型 再转型

秦松是高碑店的编剧，现在兼职剧本杀创作。

疫情前，高碑店南北一纵列，分布着十几家影视传媒广告公司，疫情期间活下来的只剩3家。有的把招牌摘走了，有的没摘。

资本在影视圈砸钱的时候，这里人入往。秦松说他在咖啡馆里谈论剧本，声音有点大，创意就被同行偷走了。

当时在行业内，投资者只看创作团队两年内有没有作品，超过两年，你说过去跟张艺谋拍戏都没用。两年之内，创作方式、设备、演员价格全部更新一遍。

疫情期，影视行业受创，线上视频是高碑店少数还能赚钱的出路，网红经济开始在这里冒头。在短视频平台转一圈，偶尔出现仿古建筑一角，它们可能出自高

年轻人聚会 还能玩什么？

李渊和张媛媛是一对情侣，一个是产品经理，一个是编辑。以往每个周末娱乐的项目是看电视、打游戏，现在，他们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剧本杀。我男朋友指着开本（玩剧本杀）活着。张媛媛说，

他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的是，不能放弃，那个本还没有开。

在体验线下店之前，李渊已经在剧本



高碑店导览图。

杨杰摄



高碑店的街道略显冷清。

杨杰摄

抗击疫情 数学家来了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抗击传染病的队伍里，有一支战队听上去很隔行——数学家。

今年5月21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在广州荔湾区冒头。生物学家迅速确定造成感染的是印度发现的变异毒株，疾控专家马上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此时，数学家黄森忠正坐在离广州2000多公里远的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山峦起伏般的一组组曲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位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率领团队依据数学模型开发出EpiSIX传染病传播预测系统（以下简称预测系统）。

在广州荔湾区的新冠肺炎疫情数据录入预测系统后，黄森忠团队作出一个预判：荔湾区本轮疫情可能于6月24日前结束。这个预判说明，在广州，疫情已受到有效控制。

黄森忠不爱空发议论，他习惯用数据说话。他会长时间安静地坐在电脑前，盯着数据在数学模型里跑出一条条波浪，一连几个小时，水都不喝一口。

在他的眼中，每一条波浪都记录着人类与病毒的厮杀。波峰就是拐点，意味着从那时起，人类占了上风。黄森忠从椅子上直起身子，指着一道曲线而向上攀升、时而又向下滑坡的波浪，用了一个感性的比喻，波形一旦下探，就像是人类把疫情打下去的样子。

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出发，寻找最优的防控策略

每天上午，黄森忠都会骑着自行车，快速穿过车水马龙的天津闹市区，再拐进幽静的校园。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中学校园从前安静多了。

与车轮一起飞转的，是他满脑子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在南开大学范孙楼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一切纷繁复杂的问题都拥有它们的数字化表达。

比如，在一幅统计图表中，横轴是时间线，纵轴是患者数。

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是坐标系中一个个黑点，同一天出现的黑点堆积成高低不一的柱状线段，即单日确诊病例数。柱状线段顶端相连，便形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波浪线。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让黄森忠开始对数学流行病学产生兴趣。当时，这个学科在中国尚属新兴领域。在随后多年的研究中，黄森忠积累了大量分析各类传染病的数学模型，2010年前后开发出传染病预测系统。累积的兵器与战术都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派上了用场，他和团队很快推出了预测系统的升级版。

从疫情大规模暴发到散发、僵持，一年多过去了，新冠病毒仿佛与人类玩起了你退我进的游击战。人们意识到，必须确定与之长期共存的决心。在中国，偶有散发疫情时，老百姓都爱问：这波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会感染多少人？决策者想知道，该采用哪些防控策略，既能控制疫情，又能减少对正常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

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疾控专家、数据专家也加入了黄森忠的团队。他们有的负责搜集病例数据，有的研究防控策略，有的负责监控模型走势并在合适的时机进行修正。每天的沟通、交流都在线上，激烈争论是常有的事。

去年以来，这支团队提供的预测结果及应对建议，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疫情防控策略的重要依据。

2020年秋天刚刚到来时，黄森忠团队通过预测系统算出，到2021年3月份全球新冠肺炎大致的确诊累计人数。5个月，根据世界实时数据统计网（www.worldometers.info）公布的数字，截至2021年3月，全球确诊总数1.15亿，死亡数255万，与黄森忠团队此前的预估数大致相当。

他们还提出，疾控成本最优化策略理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很多地方不得不采用区域封锁的办法，用隔离的方式阻断病毒传播，也有专家提出，闷死病毒之说。

然而，暂停社会运转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在疫情稍稍出现缓和时，黄森忠团队就开始思考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出发，寻找最优的疾控策略。

这些专门和数字打交道的人选取了两个数字进行比较，其一是确诊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其二是减少一个潜在患者的平均预防费用。他们认为当前者远小于后者时，就可以采用一种“开放式”控制的疾控策略，即放松对普通民众的预防措施，而对确诊患者依旧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2020年春节后，他们提出建议，中国2月9日开始可以适当地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复工复产，并保持应有的警觉，在必要时隔离险区。这一建议被决策部门采纳，吹响了全国复工复产的第一号角。

事实验证了他们的预测结果

在数学家眼中，整个世界都可以放在模型中跑一跑。

在数学流行病学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者会建立起不同的模型来模拟病毒传播的趋势，但背后的数学原理是相似的。

经典模型名为SEIR模型，研究者给模型加入各种各样的参数，构建出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的虚拟样本。为了更通过预测系统算出，到2021年3月份全球新冠肺炎大致的确诊累计人数。5个月，根据世界实时数据统计网（www.worldometers.info）公布的数字，截至2021年3月，全球确诊总数1.15亿，死亡数255万，与黄森忠团队此前的预估数大致相当。

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一块石头，涟

漪就此蔓延开来，通过观察，涟漪如何层层传递，可以预判病毒是如何传播，其发展态势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传染病的数学模型SEIR里，人类被分为四种：易感态(S)、潜伏态(E)、传染态(I)和恢复态(R)。

顾名思义，易感态就是处于病源传染范围内的高危人群，潜伏态是已被感染但尚不具有传染性的人群，传染态指已发病且具传染性的人群，恢复态则为感染后痊愈或死亡的人群。

影响预测结果准确度的，是依据一种流行病的特质确定一系列基本参数，这其中包括病毒的基本再生数、平均潜伏期、平均传染期、非典型患者占比等。越了解病毒，人类的胜算越大。

黄森忠团队通过反复计算和验证，一点点摸索新冠病毒的传播规律。预测系统仿佛是一个迫切渴望学习、积累和训练的生命体，在不断修正中获得更强大的预判能力。

研究者反复推算发现，中国自2020年夏天以来的新发新冠肺炎疫情都存在一个失觉期，即首例患者被感染和确诊的时间间隔大多在10—14天之间。精确估算失觉期，对后期追踪密切接触者效率有重要意义。黄森忠说。

2020年6月13日出现的北京新发地疫情，让他的团队又找到新冠肺炎疫情研判的新办法——首估法和更新法。

他们在北京新发地出现疫情3天后作出预判，该轮疫情规模在450—1350例之间。几天后，预判更新了。疫情将于7月10日之前结束。事实验证了预测系统的准确性，7月6日，清零的消息传来。最终，新发地疫情涉及的感染者数量也基本接近最初预测的结果。黄森忠自信地表示，用这种方法，基本上可较精准预测出未来3—5

杀App上玩过100多个本了，他崇尚复杂的逻辑和惊奇的反转。

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李渊想，一帮年轻人的聚会，可选择的娱乐工具有什么呢？

KTV没有以前流行了，是上一代人玩的，而且如果一个人是麦霸，其他人也得陪着。密室逃脱只能玩一两个小时，还贵；狼人杀对人数要求高，组局困难。

剧本杀100多元，能玩一下午，感觉很值。它对人数的包容性强。以前十来个人的聚会，总有人沦为配角，或者聚着聚着没事干了，弹尽粮绝，散场又心有不甘。

而且剧本杀能吸引年轻女性这块消费市场，有的喜欢玩情感本，玩完哭唧唧，有的喜欢换装拍照，扮演宋朝的公主。女生来了，不愁攒不来男生。

张媛媛说自己不像男友一样擅于处理，思维耐性不是特别好，但她也能在每一局里发挥作用，比如一些涉及文史知识的小线索，她能给出答案。

年轻男女在剧本杀里感受着新鲜。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剧本杀题材多变，有未知的情节、冲击和CP（情侣）。

所有的娱乐工具，能调动你的情绪就是成功。李渊说。

剧本杀是集参与感、恐怖感、剧情、聊天交友、沉浸式色彩于一身的游戏模式。一位玩家说，人对戏剧天然没有抵抗力，更何况是能参与进去的戏剧。

在一次剧本杀局里，李渊体验了扮演人物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回顾过往，感觉很圆满，像一周看完了全部的哈利波特。

这对情侣在高碑店附近找到了一家钟意的剧本杀店。主持人是配音系毕业的，声音带有沉浸感，他们曾看到主持人像特级教师备课一样吃透本，写了很多注释，全文背诵，还看到店家对主持人考试，询问剧本杀里的人物关系和剧情。

李渊和张媛媛相识多年，日常基本不吵架。只有一次，在剧本杀里，李渊扮演的角色要在他爱的张媛媛和爱他的另一个女生中选择，他选了后者。

那是一个情感本，最后复盘的时候，只有张媛媛一个人在哭。李渊觉得，这个哭不单纯，她还打断了他的发言，我觉得她贴脸（情绪式发言）了。

两人回家，意犹未尽，地吵了一架，吵到张媛媛的智齿发炎。下一个周末，他们决定再次扮演新的人生。

（文中王希、秦松为化名）

国家的维度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疫情波型是连绵不绝的。因为在很多国家，确诊患者始终存在，只是随着季节变化和防控策略的不同，确诊人数时高时低。而中国的波型则是一个个独立的波，这是因为，每一次疫情出现后，很快就得到遏制直至清零。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响应模式，一直是随着患者人数的增加，不断提升疫情防控力度。其中，密接追踪是控制疫情扩散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果把一个新确诊病例的出现比作新一波疫情的震中，那么与之接触的人就好比地震波，追踪的密接数应该在安全性和效率中找到平衡点。

黄森忠团队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密接追踪的两个密接圈。第一密接圈指的是，围绕一个病例追踪10个密接者；第二密接圈则围绕第一圈再以1:10的量级追踪。一般说来，追到第二密接圈就差不多了，再继续追意义不大。黄森忠说，这样的研究结论也给疾控部门采取严控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不必动不动就封城。

较之一年前，本轮广州疫情的防控策略在专家的研判下变得愈加精准。用黄森忠的话说，现在是追着病毒跑，哪里冒出一个火星就灭哪里。这种方式可能会放走个别漏网之鱼，使得波形出现一个长长的尾巴，即长尾效应，代表病例彻底清零的时间线被拉长了，可能隔一段时间又出现个别病例，但算算整个社会这笔大账，经济损失是降到最低的。

黄森忠说，从疫情波形图可以清晰看出，目前中国已经做到了化波为拨，只有局部零星散发，这反映我们采取的防控措施确实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正如黄森忠团队一个月前的预测，6月18日至7月1日，广州连续13天无新增境内确诊病例和境内无症状感染者。这座常住人口超1800万的城市，经历了道路封锁、人口停运、地铁封闭，在6月30日迎来最后一个管控小区的解封。

7月10日，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的广州中考开考，近9万人参加考试。第一科语文考完，广州市招考办主任唐宏武对媒体说：全市没有一个迟到考生。